

冬 阳/著

123~走

130213/6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23——走/冬阳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6
ISBN 7-5063-2379-6

I. 1… II. 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4412 号

123——走

作者: 冬 阳

责任编辑: 王淑丽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8.2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79-6/I·2363

定价: 1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曾有报道说，在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“冬令营”与中国学生和加拿大学生的“夏令营”活动中，一贯被娇宠的中国独生子女，无论在体能、意志、自理方面，还是在文明、礼貌、习惯方面，很是差劲，很是丢中国学生的脸。

这怪我们呢？还是怪家长？还是怪社会风气？

我也是独生子女，我谁也不想怪。但我想证明自己，证明中国的独生子女并不都是和那两个“营”的学生一样的。

无论如何，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将历史地落在独生子女肩上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直到暑假的八月初，我都没想到会独自出一趟远门。

还在放假之前，妈妈就迫不及待要送我去成都的大姨家玩，与我关系最好的表姐也一个劲地用信和电话拉我。可我就像冬天洞里的蛇，懒得动。我是得充分利用暑期的大好时机，好好“夏眠”一下，意思就是我要好好地把已写成初稿的长篇小说《择校生》修改修改。虽然我不可能像大作家那样把稿子“九朽一罢”，但怎么着我也得改它三四遍才放心。

放假没两天，妈妈又来拉我出“洞”了，还说从成都回来时坐船玩三峡。哇，那里很快就要“高峡出平湖了”，好多人都赶在这以前去领略原汁原味的三峡呢。但我只能咽下口水，忍着馋“拒绝腐蚀”。就在我拼命赶着改写小说时，妈妈又扔过来一块大肥肉，说要带我坐飞机去深圳。乖乖，她这是“一而再，再而三”啊，一招比一招诱人，真够厉害。

她肯定以为我是因为去过成都，玩过那儿好玩的才不肯去的，所以就改变了行动方向。她知道我没坐过飞机，知道我一定想见一见好久没见到的在深圳工作的舅舅了，也知道我一定想去出版过我第一本长篇小说的深圳海天出版社转。这块“肥肉”真香，比“东坡肉”还香。我馋得口水直



流，都快要比得上“江州司马青衫湿了”。

小时候，爸妈为了让我长见识，带我去过不少地方。东南西北都有，就是地图中间那一块没插过足。爸妈离婚后，我又跟爸爸去过一些地方，妈妈就没机会了。她本准备在我小学五年级暑假带我出去的，但这时我除了上学，已经一门心思在写我的小说了。到了六年级寒假我写完了第一本，暑假，我又用全部精力写早有腹稿的童话小说了。真过瘾，小学升中学的暑假是两不管，那当然没有作业。我一气写了两个多月，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的童话小说，取名《泡泡球》。我书中的泡泡球可是一个既调皮又聪明的苦难小孩，他可是上天入地的玩。

我没同意妈妈一再要我跟她去玩的提议，也因为我在小说里已玩得上天入地了，玩出了新境界，玩出了新天地。把我能想象的玩都玩进小说里去了，简直爽得不得了。

现在上初中了，学习紧张得想脱裤子放屁都难有空，更别说碰上“拉稀”的倒霉事。妈妈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不耽误我休息日写小说，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被我“招见”一次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但没办法，男人就得“事业第一，亲情第二”嘛。

我有写小说的瘾，就像大人有烟瘾或酒瘾，所以难得轻松的暑假，我哪能不好好利用？说是轻松，其实作业成山，晚上睡觉都梦见书本们张牙舞爪地向我挑衅。每当这时，我一醒来就乖乖地恶赶作业，结果我可怜的小说被切割得七零八落，差点尸横遍野。幸好我有医术，能让它们复活。要知道，放假的那一天，数学和语文老师像约好似的，先后拽住我说：“你不会不完成作业吧？”那意思就是怕我在小说里“醉得”不省人事了。

哈哈，我才不会呢。

关于学生写书影响不影响学习，有好多记者问过我，我

就用“酒”作比喻。我说，适度地喝一点酒有利健康增加情趣，喝过了就是酗酒，会误大事。我写小说又没怎么影响学习，大概算酒量还可以的那一种吧？但经常这样喝酒也是不行的，偶尔过过瘾就罢了，不然对健康不利，对学习不利。尤其是中学生，是打基础的关键时期。

不过，我现在“酒”瘾还蛮大。

我扯远了吧？也难怪，写小说的人，不这样瞎扯死扯能把文章拉长吗？就像兰州的牛肉拉面，用吹牛的劲拉啊拉。

我不仅不出远门，也不出近门，当然也不是大家闺秀似的，整日深宅大院足不出户。我素有皮猴之称，哪能不出门皮它一皮。我每天都要骑车到学校打一会篮球。别看我个不高，但我喜欢打篮球。谁说篮球是高个子的专利？我们班主任很高，他就不喜欢打篮球。可他有时会让我比赛时打前锋。我灵巧哇，必要时还能钻裤裆。我可不认为钻裤裆有什么辱，那说明我有韩信之才。当然只是在必要的时候，谁没事找裤裆钻？

我喜欢钻，在书堆里钻，我可是一条蛮肥的小书虫。

二

可我被爸爸说成了蠢虫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七月下旬，一直照料我生活的奶奶忽然生病了。她在医院挂了一天水消炎。这下我可麻烦了，中午混了一顿汉堡包，晚上手上没钱了。我只有等奶奶回来。爸爸一直陪在奶奶身边。我肚子饿得吃不消了，就打电话给继母，她不在。找妈妈，也不在，这怎么办？打开冰箱有肉有



蔬菜，但我不会烧啊。爸爸教过我炒鸡蛋、蒸鸡蛋，但冰箱里没鸡蛋了。

我想我要是低级动物就好了，抓起生肉生蔬菜吃就行，但我是人啊。人能吃生水果，但水果刚巧早上吃完了。我开始恨自己太无能，恨得天黑了也没开灯，觉得自己一被照亮就会像出不了壳的“旺鸡蛋”。我越饿，越坐不住，但我就是不肯到邻居家。邻居不熟啊，多少年了，还不知人家姓什么呢。现在城里的邻居，差不多都老死不相往来。不行，我得到医院去找爸爸。

我骑车直奔医院，找到爸爸时，我又不好意思起来，说自己是肚子饿才来医院，多没面子啊。我忍着，说是专门来看奶奶的。我说着，注意看瓶子里的水，没剩多少了，好忍。但那水滴得太慢太慢了，像探头探脑的蜗牛。爸爸说，奶奶心速太快，得慢慢挂水。难怪呢，三瓶水挂了八个小时还没完。

爸爸看看表，说七点多了。才七点多？我怎么肚子饿得这么厉害？我摸摸肚皮，被虚眯着眼睛的奶奶看到了。她问我是不是饿了？我不想让脸色苍白的奶奶烦心，连忙摇头说不饿，不饿，吃过了。但我肚皮不同意，疼得我直抗议：什么不饿不饿，吃过什么了？刚才灌我几缸冷开水就抵饿了？哼，更饿。

“吃的什么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没吃的了，你自己烧的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我，我，是，是……”

奶奶紧张了，忙问：“你真自己烧了？危险，太危险了，你……”

“奶奶，我没烧，没烧，我还饿着肚子呢。”我怕奶奶因为我碰炉子了更急。

“怪我，怪我，发烧烧糊涂了，你饿坏了怎么办？你身上没钱了吧？给你钱，快去买东西吃。”

奶奶发烧40度。她本来就身体不好，又年纪大了，发这么高的烧都把爸爸“烧”坏了。我偷看爸爸，怕爸爸怪我这个时候还烦奶奶。爸爸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都上初中了，怎么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？”说完掏出二十块钱给我。

我接了，接的时候脸有些烫。这里冷气蛮足，我是羞的。我早听爸爸说，他像我这么大时早就能为家里做好多事了，除了日常家务事，他还做织毯子、剥大蒜、拆纱头的事为家里挣钱；什么电工、泥瓦工、修电器和装收音机、做耳机耳塞和避蚊机啊，都行；像包粽子、缝衣服，也行。他“缝”的沙发真漂亮，而且还很绝，没动一针一线就把沙发用沙发布包上了，全用钉子却又连根钉子都见不着。绝不

绝？他还是美食家，像苏东坡发明“东坡肉”一样，发明了“忆君黄鳝葱头煲”。还有就是最难的了，他从初一就承担家里的买菜任务，一直到工作。那时的菜可不好买，好多菜都凭票供应，甚至连青菜、豆腐和肉都要票。所以不要票的菜就要起早去“抢”，每天都四五点起床，碰到下雪下雨就特别惨。那时的菜场是露天的，而且又大老远的。为此，我还写过稿子赞颂改革开放呢。

爸爸也注意锻炼我，每次我到他那边，他都要教我做事，让我做点事。可是奶奶呢，除了督促我多吃饭就是督促我学习，什么事都不让我干，怕我累着了，怕我浪费时间了，怕我发生危险了。所以像点煤气烧菜，插电插头煮饭，灌开水瓶这类事，奶奶都不让我碰，说我小，太危险。我争取也不行。

不过说心里话，我也够懒的。我争取，其实是做样子，包括到爸爸那，我也不都心甘情愿，碰到有兴趣的就带劲，不感兴趣的就不带劲。上个星期我去他那，他正好打扫卫生。他叫我扫外面的楼梯，我觉得好玩就去扫了。但扫着扫



着就不耐烦了，因为边边角角太难扫了。我对爸爸说不好扫，他说好扫就不叫我扫了。他还说，有些事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往往不简单。他说到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时，又顺便告诉我这句对联的另一句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爸爸喜欢这样说道理，不知不觉中还让我长知识。爸爸可是大书虫，他书房的四面墙都像书砌起来似的。

爸爸是画家，又是摄影家，什么大学兼职教授之类的头衔好多个，但他自理自立能力特棒。

我没法跟他比，比也比不过，干脆不比。但爸爸不放过我。他说过对联后，就来教我扫。那扫帚就像毛笔，在他的指挥下什么旮旯里的脏都无处藏。他又把扫帚递给我。我问：“不是扫完了吗？”因为下面还没扫的就是另外人家门口了，那楼梯……

爸爸又说上了：“你是想告诉我什么叫各扫门前雪，是吗？”爸爸的幽默最让我佩服，当然我也不差。我挤挤小眼睛说：“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还是你行，要不怎么说能者多劳？”

话这么说，楼梯我还是扫完了，干不干是态度问题，净不净是能力问题。但在奶奶面前，我即使能也不能，不能就更不能。她认为只要我在学习上能，就比什么都能。所以她反对我写作，说这上面的能挣不来好分数，反而会影响好分数。

接着的几天，奶奶都要去医院挂水。爸爸陪奶奶回来后，会在做饭时拉上我，先让我一旁看，后让我上阵动手。我也想有出息，所以学得带劲。但奶奶却在床上唠唠叨叨说我不行，怪爸爸太把我当小孩看了。后来她还撑着来厨房，说我不是这块料，学不好，撵我走。

没办法，厨房是奶奶打了一辈子仗的阵地，别说我，就是爸爸来做她也不甘心一旁休息。最后爸爸也被赶走了。我

对爸爸说，哼，奶奶简直就是“灶中强”。爸爸一愣，赵忠祥？我一笑说，难怪她喜欢看赵忠祥的节目，她也是“灶中强”。

爸爸明白这个“赵”是“灶台”的意思后，哈哈大笑。

我又拖地，奶奶见了，又说我不像拖地样，像拖大字，像鬼画符，然后她抢过拖把自己拖。这怎么行，我这不是害奶奶吗？那我只得老老实实学习，不然我干什么她就唠叨什么，就抢什么干，那还不累坏她了啊？

奶奶平时对我真是无微不至地关爱，真的又慈祥又可亲，但她这方面就是太倔，爸爸拿她也没办法。爸爸可是大孝子，爷爷去世后，他更是怕奶奶不愉快。爸爸对我平时可是和蔼，但要是我惹奶奶不高兴了，那可是他最不允许的。我知道，要是奶奶像爸爸，那我一定要比现在有出息，至少要比现在有自理能力。爸爸现在除了在我写作问题上坚决帮我抵住奶奶的反对外，其他的事能顺都顺。

奶奶病好后，隔了两天爸爸来了。他吃饭时说，他托朋友找了一个偏远山区，让我跟那的小孩一起砍柴、放牛、种田、学习，然后一块在稻草上睡觉。我能带的，除书包就是一瓶驱蚊剂。

我一听，来劲，我正想体验这样的生活呢。可奶奶听后坚决不同意，说我去了会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搞不好还会生病，有危险。爸爸怎么解释也不行，奶奶直说我小，说我本身就长得又瘦又小，吃不消。爸爸说，他像我这么大就到农村学农了，一去就是一两个月，而让我去，只是三四天。

奶奶反驳说：“那是那个年代，没办法，现在就算了吧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哪个年代的人都还不一样？”我的口气有点像我口中的芹菜，不软不硬，但蛮脆。

“别人行，你也不行。你，你还是在家锻炼一下就算



了。今天中午的碗就让你洗。”奶奶口气也像芹菜，蛮有“情（芹）”味的。这对她可是“千年铁树开了花”。

我知道，奶奶话的潜台词，是说爸妈离婚了，不想再让我受什么委屈，多出什么伤害来。其实，我在这方面并没受什么伤害，相反感觉还不错，只要大家互相理解就好，何必搞得都不愉快。

但奶奶就是特像溺爱我的妈妈。

我们都沉默了。虽然菜不少，但除了芹菜，别的菜都悄悄地跟牙齿“温柔”了几下就到肚里了。墙上的电风扇一边拼命转着，一边不急不慢地摇头。收拾好碗筷，奶奶就抢着洗碗，我不依不行，连爸爸都争不过。

“别管奶奶，让我去吧！”一走进开着空调的房间我就对爸爸说。爸爸没吭声，坐在沙发上，顺手抓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。

不一会，调到安徽台，电视屏幕上一个比我小的小孩在骑牛。我细一看，是这个小孩被家长送到了农村锻炼，又是放牛，又是池塘戏水，还又是捡柴的。道白还说，如今的独生子女太娇惯，太被宠，太没自理能力等等。

咦？电视里家长的做法不是跟爸爸要求我做的差不多吗？真巧了。

爸爸也看的仔细。电视播完时，我哼了一声：“原来你先看到这个报道才叫我去农村的啊？没劲。”其实我知道爸爸也是刚才看到的，不然他不会也新奇。只是，只是太巧了。

“你刚才不是缠着我想去吗？你不会是看人家蛮苦的才说没劲的吧？”爸爸狡黠地眨巴眨巴眼睛，盯着我笑。

“才不呢，我还觉得蛮好玩。我说没劲，是因为觉得这个小孩像表演。”

“表演？”

“就是像表演，要锻炼就锻炼是了，为什么还要带上记者来拍呢？造作。”

爸爸点点头，欣慰的一笑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要是你让我去，我就一个人去，悄悄地去，悄悄地回来，用不着做秀。没劲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要有劲，就先在家拿点劲出来，也不见得非要出去，在家也有许多事可以锻炼，比如……”

我知道爸爸因为奶奶反对才这么说，我说：“但奶奶不相信我。”

“关键是你一件事一件事做好，那样奶奶不就慢慢相信你了？奶奶刚才不是同意让你在家锻炼了吗？”

我朝厨房望了一望，那边奶奶正在搓洗筷子，传来一阵阵哗啦啦的脆响。我最喜欢听搓筷子的声音了，像一种怪怪的部落音乐。我有时还会趁奶奶不在家，把洗好的筷子搓着玩，而且在自来水龙头下搓，声音更有味。

“她老顽固，只知道让我像猪一样的吃，像达摩面壁似的学习，她才不会真的让我锻什么炼。”

“奶奶是怕你又像上次那样砸坏了碗，割破了手，那你现在也可以扫扫地什么的。”

“扫地？”

“怎么啦，你认为扫地就不是锻炼？你会扫地吗？”爸爸话停顿了，好像有意让我好好想一想我没扫好他家楼梯的那件事。他又说：“道理很简单，扫帚不到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。你脑袋里也有很多杳晃要好好扫，别以为你的锻炼就不是为了表演。”

我傻了，又被爸逮着了。在他面前，真是找没理。其实爸爸也是找没理，奶奶不同意，他没办法，他当然只有拿我说事。

算了，我还舍不得浪费时间呢。还是小学的班主任好，



她知道我要修改第一本小说《雪球滚太阳》时，把我一个寒假的作业全免了。那次真爽，什么也不烦，起床就是写，出门就是上书店找灵感。

现在上中学了，不再有这样的好事。我之所以要写《择校生》，就是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择校的学生，比直升的学生有更多的酸甜苦辣。当然，我们学校可不是我写的那样。比起我书中的那些同学，比起别的学校，我们可算舒服的，我们学校可算手下留情，因为我们学校很注重素质教育。但是，但是，哪个学校不更注重教学质量和升学率呢？那可是学校真正要的脸面和身价。

三

我的小说改得很苦，主要是择校生这个话题太苦。要是写童话，那才轻松呢。

八月二日的这天，我搁下“电脑”笔（我是用电脑笔写的，它不像敲键盘要把拼音和五笔转换成汉字，直接写，思维更直接，感觉更爽），甩甩发酸的手，揉揉发涩的眼，从空调房间来到阳台活动。

天上的云朵被蓝天衬得洁白，鸟儿被白云衬得发黑，云飘得慢，鸟飞得快，我呢？哈哈，我轻松了，我十八万字的小小说终于完稿了。

我到客厅找来这些天报纸翻阅，一幅照片吸引了我。这是搁在第一版的彩色照片，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男孩，身穿白衬衣，被他身后一面红旗映得像白云。那旗子上几个白色的大字：集邮千里行。他晒得发黑的脸拼命挤出白牙笑，好像不拿出吃奶的劲来笑，就对不起摄影记者的镜头。这是他

来到南京的情形，据说他每到一处都要这么的被媒体亮相。他被捧为素质教育的典范。他每一站按父母安排的线路走，带了不少钱，还带了手机随时与家长联系。我有点羡慕他，觉得他的笑蛮够得意的。

我想，我要是能独自一人外出闯一闯，有多好。但是，就算爸爸同意，他最后也会因为奶奶反对而妥协。

过了两天，我又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，又是头版。说的是东北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男孩，因为拍广告赚了不少钱，也独自一个人出来闯世界了。他也扯了一面大旗在南京亮相，主题是“反腐倡廉”。乖乖，他更厉害。不过当记者问他什么是“反腐倡廉”时，他支支吾吾回答说，好像是指国家形势有些紧张吧。

哈哈，搞什么搞，出来转就转，为什么都要扛大旗来搞壮举，没劲。我一下连对那个“集邮千里行”的好感也没了。不过我还是羡慕他们，他们毕竟有家长支持，有能力一个人出来。

我更想独自到外面走一走，不走远，就到苏、锡、常走一走。我把这两份报道收好，想等爸爸来时争取争取。

胡闹，我是不是大脑进水了？放着妈妈的好安排不理，却偏想着歪门斜道。但，但我就是这样想了。

我前天就已经带上书稿软盘去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了。我的事差不多都自己办，上次出第一本书，我也是自己与深圳海天出版社总编联系的。在这方面爸爸特支持我，鼓励我。我呢，口才从小就练得不差。在小学，连校长都形容我“浑身长满嘴”。可不是，我刚会说话，就开始跟爸爸比故事了。爸爸还尽量提供各种各样机会让我单独与人打交道。要说我爸爸，可真的跟别人的爸爸不同，什么都尽量让我多体验多自理，比如，我三岁时就能骑着小自行车跟爸爸上大街逛，四岁就自己“打的”从城东的爸爸家到城中的奶奶



家，上学第一天就没让大人接送过，三年级就骑着轻摩带大人飙车，四年级就能游泳百十米，六年级就自己联系出版社，自己面对众多记者采访，自己找校长联系上重点中学……这一切对我锻炼可大了。

这回我要在江苏出版我的书。我很自信这本书能被出版社看中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“慧眼识英雄”。

果然英雄所见略同，出版社今天就通知我，说对这本书很感兴趣。我按约去与总编谈话。

一切谈妥后，他们要我叫上爸爸去签合同。虽然我嘴上问为什么，但心里跟他们回答的一样：你还是个受监护的小孩，合同是严肃的，哪允许嘴上无毛的小孩跟堂堂的大出版社瞎开玩笑。

爸爸是从外地赶回来签合同的。签完合同回到家，我就把报纸拿出来给他看。他看完后盯着我看，问号一串串射来。我一笑：“嘻嘻，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怪物。”他还是盯着我，然后向沙发上一靠：“你也想出去转一转？”我使劲点头。

“怎么转？”

“瞎转，转到哪儿是哪儿。”

“转昏头找不到家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刚好做流浪儿。”

我还是笑，爸爸却不笑。过一会他说：“你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嘛，不见见世面哪行？”

“你想过你将遇到的问题吗？”

“想过，首先要有钱，但我不想要你花钱，算我贷款。我钱再多也不会乱花，我懂得节约，我出去是体验生活，不是图享受的。”

“借？嗯，这倒蛮好，有新意。那安全呢？”

“我平时就机灵，你是爸爸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但你一个人出去是另一回事。”

“他们那两个小孩不已经这么做了吗？”

爸爸顿了顿才说：“你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
我噤了噤嘴唇，猜想爸爸是说我是单亲小孩吧？“你是监护人，你说话就算数，反正是我自愿的，出事怪不了你。再说我哪那么容易出事？我是男孩，又不是女孩别人会拐去做童养媳，就算有人拐我去做儿子，我还巴不得呢。我一定会让他们鸡飞蛋打，人财两空，最后与警方合作端掉贼窝，那我还为民除害呢。”我见爸爸嘴角一勾，露出一丝笑，就又说：“要怕我被人谋财害命，更不会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们搜出来多少钱就给他们是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是小孩，他们可不会以为我有大钱而密谋，更不会因太失望杀了我，毕竟我给不了歹徒太高的期望，就不会有多少失望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爸爸笑了：“你想得蛮多嘛，难怪更瘦了。我担心你体质不好，抗不住。瞧人家那两个小孩胖墩墩的，比你经得起耗。”

“谁说的，瘦归瘦，筋骨肉。我的精力全在骨子里。”说着我舞了几下猴拳，蹦了几个豹子跳，又来了一个鳄鱼滚，最后来了一个鸽子飞。

我喘着气盯爸爸看。爸爸平时疼爱我，但绝不娇宠我。我很清楚，如果我是跟爸爸生活在一起，他肯定会把他的教育方式淋漓尽致地施展。但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个人生活，她很孤单，她对我很好，她也很需要我。可惜她身体不好，不然我就跟她来个老少携手万里游了。那也蛮好，到了外面，我就可以在奶奶面前充分施展，就像张顺在岸上不如李逵，但李逵在水上也不如张顺啊。

我知道爸爸主要为奶奶那头犯难，不然他不会问这么多。我怕他以奶奶为理由，我希望他支持我。



他没说话，他犹豫。我说，写完《择校生》憋得慌，觉得择校生太苦了，我一直想替我书里的寿金、牛伟、李响、假丫头和高雄玩一玩。现在写完了，这种感觉更强烈。

爸爸动了动嘴，话没出来。他这个动作说明他在深思，也说明我的话有作用。爸爸看过这本书稿，还给过不少指导。在我收集材料过程中，他在地或在报上看到相关的材料，都会带给我。他当然知道择校生的苦。那是，择校生现象是当今中国普遍存在而又特别敏感的问题，它困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。许多家长、许多老师、许多关心教育事业的人，都有很深刻的感受，尤其学生，更有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故事。

但是，随着择校热逐年升温，择校问题已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。择校的动力，当然是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，而择校的根源在于校际差异的存在。

值得思考的是，如果校际差异确实像人际间差异那样，择校的现实就要得到永久认可。这样就围绕钱转了，转得学生扭曲了，家长扭曲了，老师扭曲了，学校扭曲了，社会扭曲了。我书中的寿金就是再有麻花功也经不住扭，也扭不回来。他扭得变形了，活像卡夫卡《变形记》里的甲壳虫。所以我写“择校生”的题目本身就很苦。

爸爸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的学生的确太苦，都是钱作的怪。”爸爸站起身说，“再说吧。”他要想一想。他是要做奶奶工作吧？

爸爸曾到很多地方搞创作，边界一圈差不多都去过。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去过，还到了沙漠腹部。那次他差点因迷失方向而丧命。爸爸曾经历很多次生命悠关的事件，光遗书就写过两回。我四年级写过一篇稿子，叫《爸爸是探险家》，发表在《金陵晚报》上。